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周立勳勒卣

夏完恐民古叅閱

李襄毅公平播全書

疏　　李化龍

播州地界疏　播州地界

題爲播界累歲相持、微臣義不容默懇乞　聖明早

此襄毅公自蜀中帰後爲河漕所上

賜決斷以免纏牽以靖地方事、臣近見邸報川省按

臣李時華以安順臣之事、論列先後在事諸臣、臣讀其疏、其彌補新疆不小、惟是地界之事、似在兩持、尚未歸一、夫播地、臣所定也、清疆界、臣所建議也、乃自憂歸以來五年於此、迄無定議、臣亦安得默默無言乎、夫今之清播界所連者、永寧水西二土司、二司之事。都門議論。每與地方不同蓋以賞格有瓜分地土之說。二司爲平播與事之人、故每每以賞功清界合併言之。不知此自在臣原題善後疏內。但歷年已久。人不及知耳。臣原題善後疏內正疆域一款、有云賞

格所謂瓜分者。謂不動朝廷兵馬錢糧。土司能建義自取之也。今兵糧之費。騷及海內。土司一旅之師。不啻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猶且多支本折。優議敘錄。此亦何負於彼。乃復垂涎土地。則此一番大勞大費。止

唐世討叛藩皆將爲降鎮求割而於朝廷不益尺寸是以叛易叛也

爲土司營家事乎。據此則賞功自是賞功。清界自是清界。必兩事不混。而後可以言二司之事。臣請先言永寧。夫永寧無難處也。臣記平播之初。永寧即具文申請。將仁懷、赤水、儒溪、甕平、石寶、桃紅村、安羅村、緝麻山、李博埡各地方賞伊提調糧馬。下南道參議劉

一相亦爲轉文、且謂此其故土當與、無至開釁、臣查儒溪等里、播州五十四里之數。後雖爲奢氏所侵、楊應龍在事。仍恢復之。其頭目如袁初袁切等皆兩下任納糧馬。至安羅桃紅等村、其頭目羅國明羅國顯等、則皆從楊應龍巢穴中投出歸降、緬麻李博則皆官軍隨處斬級報功取之、著在塘報。因逐一批駁之、久之、一相見臣曰在兵間不知其來歷若此。幾誤矣。自是奢氏亦具文認罪辯辭謂不敢有希望瓜分之意。其後河西一帶。照舊屬播、皆經督臣王象乾查覈

已明處置已定，此無容復議者。臣又記臣臨行時，劉安民有一疏，條陳五六欵，內一欵言永寧所求地當與之，臣謂此為土司所給耳，批行該道查議未報而臣去，蓋其說與劉一相等耳。當時若如其說，則取之播州，送之永寧，便使不招物議，亦復何所取裁乎。蓋臣在川時，安疆臣為其翁兆臣求襲鎮雄，布政司已為呈詳，臣與按臣俱未之允，遂欲棄而謀永寧，又見永寧人情皆願攻流，奢世續一老婦無子，不能自固，遂扛射奢氏爭地自庸，實欲自為之地耳。臣既已嚴

爲駁正，比新將臣至，又力加清查，此志不遂，迄今仍播此說，以惑亂官司，拯撼忠良，將令人謂永寧業以濟安二氏向爲脣齒幷情水西自當罷手，則一可施不拔之基。一可冀不遠之復。此孫臏走魏都之謀，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何物狡夾，詐亦出此。後來諸臣，原不在事，遂以爲然，而不知寔不爾也。此永寧之事也。臣請言水西，臣在川時，聞水西自播州前宣慰楊相避禍，逃之水西，後以病死，播人取屍，水西不與，乃多朋其供賢之銀，求以地贖屍，播人難之，有爲之謀者曰，以鹽水漬紙晒乾

爲券與之三年之後必且碎爛不可舉而後與之爭地彼無憑矣如其議屍果歸後數年而爭地水西之券果靡碎而不可舉然地終不肯歸後經告爭勘亦不肯與以此時有讎殺竟爲兩爭不決之地此其言不知的否而贖屍之事則眞此播地入水之一也又聞尚書葉夢熊巡撫貴州時應龍逆形已著夢熊欲剿之召安疆臣之父安國亨與謀國亨自任取應龍之首出而洩之令應龍逃之川省求救撫按國亨遂乘機占其水煙天旺一帶地土此後時則時撫播人

歲無寧日。至應龍逡尋造逆。懼失水西之援。亦未敢動兵相爭。但亦僉派頭目。催辦糧馬。若兩屬然。此又播地入水之一也。臣之起家河上也。督臣有使入京上地界疏。並以揭帖示臣。臣見其議尚未決。因復之曰。當日清界。鄙意欲張嚴局而寬收之。使國法夷情兩得其平耳。今宜從寬歸結爲妥。延數月前督臣又有入京之使。帶書報臣。言僕亦非敢過求也。止緣彊臣全不退地。而貴州又不肯擔承。直令我雙而全與之我不能清以前未下之地。而並其已淸者失之。可

乎。比日來撫臣郭子章有人與臣相鬨，則謂臣原開止水煙大旺等四處，今多至一百二十處，何以歸結。臣謂不必論原開新開，只查係先年者姑與水西，係近時者當歸遵義，內有應認糧者令之多認，必與地相當。備夷情尚未厭也，另為加恩以償其勞，且令同心相商，務求早結。繇是觀之，則地界歸結亦不難矣。臣閱邸報見督臣一次疏內述兵部咨云，據法而論，查係播州故土，應盡退還，以明朝廷之威令；平心而論，查係嘉隆以前侵占，應稍加曲處，以示朝廷之寬

仁、此即臣所謂張嚴局而寬收之說也。所當遵照歸結者也。臣又見督臣一次疏稱該道委官勘明水西侵地、有洪武年間者。有嘉靖年間者、有萬曆年間者。甚有在平播之後者、此即臣所謂遠年應與水西。近年應歸遵義之說也。所當查照分別責令退還、與稍加曲處者也。臣又見近日諸臣條議、似應與應歸、地界已定、止議認納糧銀多寡之間耳、臣謂事至今日。在水西既欲得地。必須增糧。何者。昔爲兩爭不定之地。今爲一成不易之業。必須數倍認納。方於情理爲

順不然均一播地也歸之朝廷則權重歸之安氏則權輕地已歸於安氏權猶累夫播民在土夷事事求勝在朝廷事事相假無論非朝廷所以處安氏亦豈安氏所以自處乎臣初委官入播也奢氏具文紛擾安氏寂無一言臣固知其欲俟臣去別爲伎倆矣臣發保寧猶移文諭之令他日恭聽處分無至據地求勝再蹈楊氏覆轍當是時水西內有鳳氏外有陳恩彼二人者尚知分義識時勢臣計歸結無難乃近聞鳳氏物故陳恩見疎當是王嘉猷李希聖張聞達一

派蠢愚小人撥唆彊臣葛藤不斷以至今日嗟夫平播以前猶是取之楊氏平播以後乃是取之朝廷既欲寸土不失又欲斗糧不增此於臣節順耶逆耶於安氏福耶禍耶臣謂當此之時即地界從寬歸結其於安氏似宜加以戒諭督其糧馬庶以尊國體而戢夷情倘於土司則待之太寬於處土司者則責之太備適以張其勢而益之疚耳且不虞土司謀臣從傍謂秦無人耶蓋臣因是而有感於任事之難也當播州初發難也四方畏之如虎文武避之如蠆乃一二

書生身在行間披堅執銳與羣賊從事於矢石瘴癘之間即有小過不及亦宜暫且相寬矣而土司狐兎情深瘞土念重動則張熈裂背叛扈跳梁冀以動後事者忿亂之心而重首事者貪功之罪誠恐平播諸人他日但有事端便當追論則立一時之功返以貫終身之罪非所以勸勞臣鼓敵愾也此臣所感於任事者也臣又因是而有感於論事之難也西南夷其人皆犬羊也其政皆水火其民皆蜉蝣也以前不論自臣所見彭元錦追逐冉御龍直至重慶酉陽境內

王伯安爲江西訟功罪亦如此

數百里死者如麻勘問竟從寬貸益州掠取奢世統赤水之街人頭滿地有司亦不以報曰此土人耳蓋其民雖在治朝常如亂世從初至今莫必其命夫非天地所生耶向使皆爲郡縣有是事否說者以土司起自漢諸葛亮所置謂爲當然夫亮方規取中原力自無餘耳何獨亮哉　高皇帝定鼎金陵百戰之餘急在東南故緩在西南也　文皇帝建都北平三犁之後急在北夷故緩在南夷也後世則承平日久自不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故從古帝王有先天以

開人。有因時而立政。亦各以其時耳。夫播民之在水火八百年矣。向以逆酋自干天討。遂至興師。糜費雖多。然此一方之民。從此遂長辭水火。永保妻孥。亦未爲非

帝王覆載生成之全功也。當定亂之初。乘此無敵之威。復其自有之土。則一方小民。旣永出陷溺。隣境土司。亦莫敢枝梧。何詎非長猷便計哉。乃在事（閩粤功竣皆從殺戮中取之秦漢亦然獨難此區區耶）之人。中遺多故。遂至不了。其在今日。議論已多。觀聽漸淆。自不得不斟酌於予奪之間矣。此所謂因時立政者也。但卽欲善處。亦不過近者歸地。遠者認糧。如

督撫所議。住種巳久。墳墓難移。姑以順蠻夷之心。示寛大之政云爾。么麽小夷。亦重爵土。應龍之事。彼不見耶。亦何必以敵國相視。甚至不問事體大小。但一清查。便曰開釁。今日以清地爲開邊。他日必有以失地爲安邊者。今日以持法爲避事。他日必有以廢法爲任事者。久之無論未清之地不能得。將至見有之地不能守。坐使朝廷鞭撻四夷之威。頓成慴伏強隣之勢。且不見狂狗之噬人者乎。人益退。狗益進。不至激其怒而梃殺之不已。然則釀成播州之變。恐不在

彼而在此也。豈不惜哉。且人各有心。人各有口。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此曰胡爲避嫌而失羌戎之和。彼曰胡然冒嫌而棄盧龍之塞。此曰吾爲急公而置毀譽於度外。彼曰吾俟論定而置死生於目前。今舉世之人。如穴中觀鬭。强弱難分。久之必至兩家袖手一事無成。遂空談而貽實禍。則亦議論相勝之流弊也。臣謂遼盟爲重。心術難明。今日之事。止宜論是非而速爲處分。不必定人品而遂爲軒輊。度目前既得結局。將來亦免反覆。此臣所感於論事者也。

書

上內閣趙沈二相公及司馬掌科書　播事

今之談播事者。有遲速兩端。遲則欲需以數年。而速則欲決於日下。夫兵艱拙速。然亦未有不能拙而速者。今糧餉未充。兵將未集。僅僅二三萬烏合之土兵。欲浪戰以決雌雄。是飛練與綦江之緒也。必無幸矣。此原不知兵之說。無足論也。若遲久之說。蓋主坐困。坐困必用衆。用衆即酌中平。亦須川六萬。湖貴各三萬。以十二萬之師。相守數年。老師費財。且虞他變。蓋

敎營平金城之計。而不知營平先散兵後屯田今之兵非可散。而糧無可屯。故不相當也。大抵今日之事。在張坐困之局。局面已定而後相機急趨之其緊要則先奪其氣。彼素輕川兵。今乃調秦兵浙兵廣兵滇兵湖兵。處處調動而不多彼且莫測吾之多少又見非平日易與之兵。而氣先奪矣。次散其黨衆有懼心。人無固志。招之易來。緩之且逸。況彼殘虐有年。誰肯爲之死守者。當是時而後懸賞以購之不得則進兵以逼之。十二萬人分爲四路可攻可守。可進可退。不

（凡大之見小皆如此）

遲不速。惟吾所爲。而令彼必不能得志於我。法所謂衆則分之是也。如此者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可以決事矣。若如是而猶有遺慮則天也。人定勝天。當再圖之耳。川省進兵之道二。綦江遠。永寧近。而皆險甚。湖貴進兵之道各一。皆近而少平。他日先入。當在湖貴。故須以二總兵領二枝互爲犄角而齊入。蓋雖不俟川兵。自足相當。乃爲勝筭。若如他年貴兵失期。川師不支則難矣。兵已移調。近又得　明旨促之。庶不後期。須年內俱齊。則木落天乾。庶易舉事。糧餉三省皆

急而貴州尤甚恭別處尚可借，貴州無可借也。三十萬之發，目前少遲，便當束手，統乞臺下垂允，

與少司空趙寧宇　播事

人來承教娓娓千言，臺下之爲桑梓慮，何其切，而爲不佞謀何其忠也，賊初破綦江，若疾走渝城，半日可下，今則萬萬不能矣。此所謂社稷之靈而臺下之庇也，不佞久欲至渝，但該鎭道先以招撫紿賊，已緩其兵，若復至，恐反速其來，謀之按君，甚謂不可。故且俟之，若夫將到客兵來，不佞卽建旗鼓而臨之，恐釜中

之魚末有不授首者第未知天意何如耳要之廟堂主持一定凡事無不可爲何况小醜則惟臺下從中圖之此賊若再寬假數年之內且無西川何况渝城此不俟定言非倖功而漫議也今日川兵必不可用葢從來征討止用土司川兵原未見敵又爲逆酋積威所刼心膽已碎昨發之戍守將領而無人色軍士欲投河而死白石口綦江之事可爲明鑒土司兵多持兩端且亦非苗兵之敵則不借客兵何以了此在宋吳氏兄弟用以抗金葢緣百戰之餘人久習練若

今日即日簡練豈遂堪用蓋兵之上練膽爲上練技次之須上陣數番自然膽壯若只在教場中操練即三年五載亦無益矣故調秦兵浙兵取其經戰再調滇兵廣兵湖兵取其與逆酋不相連有外兵則本處土（即唐人以[illegible]）兵亦無敢持兩端者然后人人可用分道而進賊不（要兵已調西用之之急）足平矣夫兵貴拙速未聞巧之遲也大兵四集如山壓卵加以懸搆內變不作非人一得大事即了若曠日遲久宜有別變不見近日渝城兵變乎滿城文武如林無一可倚武官則臨大敵而猶爲鼠竊狗偷之

態文官則馭大衆而猶行苛察微細之法。李氏之憂。不在顓臾。直令人仰屋竊嘆耳。業已具稿會諸公大請兵餉。不日疏至。惟臺下主持。懇懇

上內閣趙沈二相公及大司馬　征播

初龍入境後。得酋進兵之報。知其自分不赦。遲於一決也。特兵將俱無。虞有失陷。因行一牌於該道令詰責之。大段言酋雖奉有勅　旨。然部覆尚欲行勘此其人尚在死生之間。今何爲稱兵犯順。自投死地。併其一線生路而自塞之。是何人撥置伊有何冤情。查

明報速蕃假示撫形以惑亂之也文至而綦江已破
且盛言必取重慶該道不得已仍以原文諭之總兵
又以一旗招之酋雖知非真然不無希望遂亦具文
（一往返間彼計已得此致人之術也）
往復遲疑不進者數日而我兵近渝者漸已調到酋
知重慶難下只須止兵令則兵到重慶者業已滿萬
攻不足守有餘矣使酋當時長驅直擣全蜀可虞今
則門戶已堅堂奧益固亦天之不欲亡蜀也但蜀兵
脆弱土司兵觀望戰固不能守亦難久若酋再以全
力持久坐困一城終屬可慮必須得陝兵浙兵乃於

戰守有賴故川人望外省兵如農望歲不知今已得
請否惟台臺垂神是禱茵先年原無逆節亦無遠略
唐世姑息藩鎮
惟邇來我所以處置者全未得宜剿一番撫一番皆
貿然
為彼增一番兵力長一番雄心今則公然有不軌之
心萌割據之志矣諸凡上下文移舌劍唇鋒總是反
書無容更僕幸今方內少事得以專力圖之若以天
之靈滅此大憝而後朝食真為潛消無窮之禍而宗
社生靈之福也查先年蜀中都掌叛逆成化時程尚
書信征之用師十八萬而無成功萬曆初曾巡撫省

吾征之用師十四萬乃克平定今播州之險不下九
絲廣龍之役十倍都蠻三省用兵非十萬以上難以
奏效總之蜀六萬黔楚各三萬再減亦須十萬更減
則非十全必克之道矣俟兩省總兵到防守已固方
可上陳今則且只自守無暇言勦也錢糧約用百萬
川湖二省或可搜括貴州空虛必難措處從來貴州
尋常兵餉取助川湖今兩省亦在用兵難以他餉查
雲南有原借四川二十萬今雖議允發還貴州恐彼
處一時難以如數兩廣福建庫銀尚有積餘一處借

十萬則貴州方可足招兵之費此無論攻與守皆不容已者也伏惟台臺垂炤

上內閣趙沈二相公及田大司馬　播事

近見邸報都下之人皆咎龍不東保重慶此蓋重慶之人之過計而不知今日之事別自有急保重慶非所急也夫重慶川東之根本也無重慶則無全蜀豈曰不急顧重慶天險也（明蜀不都成都而都重慶亦恃險故也）但得三千人無不可守者當龍未入蜀時重慶之中奸細滿眼更無一兵一將足爲守禦此則重慶眞急矣乃龍一入省即令葛鏊馳

入其中、且令先孥奸細、一日而得十六人、擒殺之、沉屍於河、其後賊下綦江、以無內應、尚不敢直攻重慶（是時賊反退屯三溪和其無能爲也）況今日乎、今重慶之兵已萬餘矣、不直重慶、合江南川江津瀘永諸處急者萬餘、緩者數千、皆有備矣、賊犯永寧而不利、犛犯合江而竟不敢、尚復慮重慶乎。蓋保重慶者、賊下綦江時之要着、而非所語於今日也。當賊下綦江時、龍即欲入保其中、念目下兵將皆無、即賊來不過嬰城固守而已、賊若以輕兵綴重慶、而分兵犯隣播州縣。彼時羽檄不飛應援路絕。何地

不可攻何城不可下大抵固守一重慶則一總兵有餘保全各州縣則非總督在外調度不可當其時龍尚欲至近地調度會鎮道事急以招撫紿賊龍亦行牌諭之賊遂進徊不進龍復以計緩之賊信之遂不即出龍若東行更速其叛是以止在省城調發而不復東也賊以六月破綦江至七月而重慶之兵已足以守至八月而各城之兵皆足以守今惟不足於攻耳故前此之急在守後此之急在攻守則宜隨方應之攻則非先於省城料理不可盍進攻之具如火器

火藥綿甲𥿄被弓箭鎗刀之類。向來百無一備。皆於省下開局置造。以至買米買馬運糧諸事。皆須與司道面計。朝計定而夕發行。日日督催。時時稽考。則一日可有二日之功。急急爲之。尚恐年內不齊。有快來春大舉。若東駐重慶。文移往返。𣺌延日時。外疑賊而內誤事。何益之有。今諸事漸已有緒。若再遲時月而東。可以萬全。但人言紛紛。更不移駐。恐言者益多。更駭聽聞。已於目下東發矣。夫都門議論。自是難一。萬里行師。亦不必一一求懸合於遙度者之口。然不明

其所以則外議紛紜。終勞神慮。故須嘵嘵自明。非得已也龍自入川來、兄死於家、妻死於任、衰親懸望、以日爲年含悲茹哀、形神欲盡、恨不滅此朝食、早釋重負乃外議尚有短長、此以知舉事之難矣、龍止爲其所可爲、不復置辯、然不敢不盡於台臺、伏惟台臺垂察、終賜主持、龍臨啓無任瞻望之至。

上內閣趙沈二相公并田大司馬　播事

賊初下綦江。若長驅直搗、即成都亦且不守。無論重慶。當是時。更無別策。惟有招撫耳。龍故行一牌爲督

撫地方事、照得楊應龍向雖有進勦之旨、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會勘、此其人尚在生死之間、若其悔罪乞哀、尚有可生之路、今不知何故統領多兵、突犯內地、意欲何爲、豈不知四海九州、比之一播孰大、應龍之勢、比之劉東陽平秀吉孰强、豈天奪之魄自取滅亡、今傍觀者欲救之不得耶、今幸兵未深入、若其速行斂退、盡數歸巢、猶可圖全、若更猖獗不已、則雖欲保全之不可得矣、合先曉諭、爲此牌仰該道即便差人速行曉諭、以後彼有差人、勿得殺害、兩國交兵、不

拒來使、況彼原係土司乎。關彼以地界防兵爲詞、此只宜具文申請、何事張皇乃爾、自速天誅也、該道併諭之、又牌前事、照得楊應龍雖有近旨行勘、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行勘、是　朝廷尚未盡絕之也、轉禍爲福、正在此時、本部院入境、意其必囚首乞哀、自求生路、不知是何項姦人誘引、令其無故興兵、隨處屯劄、甘心必犯內地、豈其陰謀已重、令必欲併一線之路塞之而後不知耶、即應調兵行剿、但恐　朝廷德意、彼或未知、業經曉諭去後、未據回報、今幸兵未深

入如盡回巢尚得瓦全若復狂逞恐將來百口無能自文合再曉諭爲此牌仰該道即便差官速行曉諭倘彼有不白之寃許令速行申辯毋再輕弄干戈自取天誅該道速諭之毋違賊初已絕意於撫後見此牌雖不甚信不能無希冀焉遂撤兵回而以文來訴（此時賊意以爲如往年所放招易耳）寃且索奏民屍官之類其詞甚驕倨龍批云播州係累朝爵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廢之（乃是蜀主撫黔主剿故云然）以貴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剿則無以示四夷耳觀部覆猶欲兩省按院行勘此其爲伊留意尚有餘恩

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已
誰爲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既云廢於
控訴無門、若欲衆歸巢、靜聽處分、尚可自解、仰該道
速宣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匿、曾經何衙門問斷
伊男身屍見在何所、查明另報、賊得之以爲兵部眞
有開豁之意。遂差人行賄本兵。而靜以待之。不復出
矣、重慶鄉官、又恐破城報到、必有嚴旨、賊復閙出、具
書該道、令龍設策、弭之、且請龍急入重慶、龍謂前任
總督、一意行撫、故可徑駐重慶、今龍若徑駐重慶。彼

必來求寇撫。何以待之。許之則後難收拾、不許則當即狂逞。即重慶可全。而各城難保矣。故爲一書荅該道云、先生之書、字字有味、從來鄉官言語、都不說盡、今已事急、只須如此長慮、若從來事事皆若此長慮而當事者又開誠受之、何至今日哉、朝廷雖有剿旨、亦未必拏定必剿、葢只欲嚇之使求撫耳、然縱欲必勦、而閫外之事、原不中制、前不使初至、彼若泥首請罪、願聽處分、亦何詎不可撫哉、不意房將一激、又有此禍、今日言撫、似覺少難、然酋不殺縣官、不殺城内

百姓、入城之後、欲師而去、即此數端、尚有可撫之機酋兇悍不顧、未必知此、或其宗祀不應絕滅、其祖宗陰啓之也、至鄉先生所慮此事報京、又有嚴旨、酋復狂逞、亦未必然、滋酋若有心望撫、即有嚴旨、不動也邢崑翁時何嘗無勦旨、何嘗畢竟勦得、我等伎倆、豈不知耶、大抵酋若從此斂戢、大家尚可省事、若更丟兵不已、則莫知所終、今與之言撫、酋亦不信也、我內地惟是調兵積糧、固守城池以待之耳、兄鄉先生爲致意、僕兵餉稍集、僕亦欲東面請教、此復不一、此書

總是假話。只欲惑賊。仍令該道徧送鄉紳看之。故洩于賊相信之人。使達賊巢。以爲伊詞得上司私書也。

蓋鄉紳多有與土司相通者

賊遂深信不疑。亦時時以入犯之虛聲挾我。而竟不出。各城遂皆得保全。以待調兵之至。今則賊雖已知必剿。然兵餉已集。自可無虞。且賊終爲前私書所惑。尚以節來吉意爲挾撫也。酋近日謂安疆臣曰。川貴軍門批我文書。意思甚好。我且待之。此可知矣。蓋某之所以一向不東行。原爲一東行則賊即出重慶。即

甚合兵机

重慶或無恙。而別城可慮。不東行。則賊不但不垂涎

重慶。即別城亦且未敢輕犯。歷觀自六月以來。止四張虛聲。竟未一攻城。止一犯永寧耳。以永寧係土司故也。今報欲犯南川。亦不知若何。南川自綦江破時。人已逃盡。庫獄皆移。已爲空城。但恐賊據之。故以二土司萬餘之兵守之。即來亦足相當。若重慶則萬萬無虞者。今目下且入重慶。明彰天討。以前技倆可不必用。亦可不必言。唯是一向苦心緩賊。形神欲悴。其不即入重慶。尤是緩賊要著。而外人不知。內有招撫給賊一節。恐滋多口。又未可明言于人。乃令言者不

已不得不盡白于台臺亦欲台臺知賊之愚終可以計滅也今播人聞調天下之兵駭懼無地其復啓行招誘賊之爪牙心腹半已外向大兵一集必且瓦解向非借客兵聲勢不但賊不懼即其左右親信之人亦不懼即有奇計將安所施此則在廟堂主持無爲旁觀之說所搖即賊不足平矣伏惟垂炤

與楊監軍　播事

貴州一日而三報警令人心急如焚已專人發施州之兵從婁川入發鎮雄之兵從永寧入然不能即至

也。童元鎮陳璘今在何處、已差人促之夾擊、亦未易即達也。總之鞭長不及馬腹、其勢則然。所恨者、水西之兵、不肯爲我盡力耳。不得已令綦江南川之兵、各亦俱無故道擾其境上、之策制遠者關之於兵也石砫之兵、遂一月而破其七寨、攻其所必救。庶幾合貴而之川乎。川尚足以當之無慮也。貴州但得少暇。即當集兵以俟大舉。凡用兵者、不亡即圖存、不死即求生、敗即圖勝、罪即圖功、如環無端、不可一時自暇逸也。聞雲南之兵已到、廣兵想亦不遠、此二兵至即爲正兵、蒙天眷之兵亦不惡、平越一路無

慮三萬。思南已有施州八千。彼中再湊二萬。亦可得三萬。永保之兵。俱并於偏橋。此楚兵也。沙溪之兵。總聽安氏。則四路各有正兵矣。鼓行而前。賊何能一一支持乎。運餉之夫。宜及早定。川中亦至今方有定議。蓋此中從未用兵。一夥秀才。自不相習。無怪也。熟食無如炒米。每軍自帶五日之糧。彼中路近。即可足用。進關之後。夫隨而運。可相及也。平越則童元鎮領龍泉。不知誰。陳艮玭何如。乞彼中即商量。就見教。難再往返也。進兵的不可過二月。至三月則雨水連綿不

便矣幸亟圖之

上內閣沈相公　播事

連奉台臺第九第十次書指授機宜纖悉具備不出
廟堂之上折衝尊俎之間此西南億萬生靈之幸也
龍即不才豈不知感進兵事別有開陳不敢再贅頃
蒙台諭大將加意夾意撫聊者應爲劉綎童元鎮大
功不可專倚一土司應爲水西敢不祗領但綎於去
歲十月到於時吳廣杳無音信又別無一裨將可倚
只須照例留之候代渠因而惧禍貪功亟意復用綎

兵治器，日不暇給，人情翕然，以為可用，即能閱其兵械亦果可用，遂許留之，願與分路而進，龍遂具疏留之，前已上啓，近見報已革其任，然分布已定，只得令之進兵，渠驕態全無，一意畏禍，今用之即未可必其獨立大功，至於逼播貽患，可必其無。葢彼當一路。若有不任。自當治其罪。若嫁禍於人，誰肯甘之。彼歸家尚懼有禍。況肯益逼播以速其禍乎。即以形跡之間決去之亦無不可，惟是日下無人當此路，不得不用之，亦蜀人士之公議也，至於童元鎮據該省撫道，皆

甚言其可用、又李應祥不入黔而坐於楚地、具文來請、必欲卽眞乃來、此又近於劉綎初來氣象、恐使功尚不如使過。故亦並用之。總之周播四面近三千里、分路而進、若兩省然、將雖多而反以爲利、不以爲害也、若水西之用則有大不得已者。渠助播蓋有年矣。（師李化主用三鎮以滅播沿之意）今若欲滅播而不與共功且明示以外之之意彼必以爲平播之後必且及彼而助之愈力今名爲調天下兵馬。其寔浙三千陝六千。廣三千。河南二千。山東一千。天津五百。共萬五千有奇而已。此外皆三省土

司兵郎雲南廣西。亦土兵也。水西知吾漢兵之不多。而內助播。外搖土司。則狐兎之說。牢不可破。土司之戰不力。漢兵之技立窮。事且去矣。今之用。蓋不得已也。惟是該省初以播勢難支。許之稍過。頗虞後來難處。近其目把陳恩到。龍擻問之。亦只言事平之後。但願加銜分地而已。龍問之曰加銜自有旨意賞格。爾欲分地。遂欲分播州城乎。恩曰何敢爾。但近水西地方。得一二長官地足矣。龍曰此亦無大事爾。何故慮恩曰但各目把言朝廷費許多大錢糧兵馬。功成之

後。豈肯以地與人。龍曰固也。然朝廷原有瓜分其地之旨。若爾成功。亦須瓜分些以全此信。蓋朝廷所以制馭土司。惟此一節。若今日失信且如異日安疆臣狠語若反再以土地許人。人不信了。渠俯首唯唯而去。遂亦起兵。大抵瓜分之說。既有明旨。若得賊須分一二以完此信。即倍此約彼亦必不敢有他。唐人有言。吳元濟既擒。王承宗破膽矣。蓋今之難。惟恐人心不一。攏餉不繼。功不即成。若功成不患難處也。龍日夜籌之。忘寢食者久矣。輒敢瀆陳以紓台慮。伏維崇炤。臨

啓無任仰望之至

與楊監軍 揭帖

安楊二氏先世原爲敵國安曾求親楊氏不從求以女嫁之亦不從蓋自負爲太原詩禮舊家楊稱太原人而安爲玀鬼耻與同盟也其後楊氏奏民事起畏安氏不得已令子寄拜干時安國亨老且死隨臣立幼不省事其目把多受其金故姆爲之用而不知自陷於逆黨然彼初亦不知楊氏之造逆至是也去年破綦江後以所得子女送之初一次受之鳳氏不知也第二次送

之鳳氏知之。大罵謂此破城所得。豈可輕受。罵其人而却之回。此老娼亦有識矣。荆事起。楊氏深結安氏。安氏與約曰。若官兵到桃溪庄。少不得借我一焚以完前作。蓋前日報焚桃溪。正此約也。今年春鳳氏三使人勸之。應龍叱之曰。彼老娼何知世事。彊臣亦使人說之勿反。曰彼孺子何知。雖佯拒之。而實陰結之。四十八枝頭目皆有禮。又送以三足銀鼎。動其心。臨發兵。又厚餽其土把。即溪把亦只得依違其間。不能自主。且惧禍也。彊臣以在外府。始皆不與其事。又急

於立功。其人性頗直。故直抵大水田。已非初約。至殺其使而激之怒。遂爾相攻。亦天也。近又聞楊氏以金銀十預行成者。安氏應之曰。且看各路。則事尚在猶豫。此宜直諭堯臣曰。爾已立大功。得榮名。無爲目把所賣。使勞而無功。則堯臣必且務其事而目把無如之何。乃可得其全力也。夷人信鬼。疆臣喪目喪女。其目把多以爲楊氏盟動之。今可直謂之曰。此天之所以罰二心也。不改此心。且有別禍。彼無不信者。統惟留意。王鳴鶴已催之赴貴陽矣

上內閣趙沈二相公并田大司馬　破擒情形

兵以八路進。賊勢難應援。亦難防守。故只集兵關內以俟鏖戰。三月二十九戰水西兵。四月初三日戰綦江兵。（即劉綎兵也）此二枝於八路中稱最勁矣。然皆先敗而後勝之。可見賊亦勍敵未易與也。水西初敗損兵千餘大頭目柯阿箇之二子俱重傷。但三司恥敗。不盡報耳。初四日以後戰合江兵連二日。不分勝敗至初七日投文詐降。吳廣亦詐應之而嚴為備。至初八日捲上來戰。廣力戰敗之。初十日賊集其衆苗而誓之曰爾

罪不為我盡力，我今上囤，任官兵殺爾矣。衆苗曰合江手硬，綦江銃很，委難相敵，明當敵南川耳。（南川馬孔英及酉石二司兵也）至十一日詐降南川。十二日劫營，兌已審出，伏兵待之，復敗而去。於是父子相哭而上囤矣。十六日川兵四路始會而約期。十七日南川兵先至囤下，各有殺傷。日暮據其關。十八日綦江兵至，盡掃其囤下周圍之子囤。苗兵有殺者，有散者，有去而投水西者。今囤下已無苗賊，惟率兵保囤，然無足慮也。田一鵬、楊兆麟等五十一人刻血為盟，謀內變，已差人告高推官，領有執

照矣內一人楊一元者泄其事賊盡縛之殺其妻子
事遂不成然自此心腹盡潰父子相疑今但督兵四
面攻之彼事急不自挾則為人所執必不能逃也水
西原是觀望後以烏江之事人多歸咎於彼之斂兵
龍直移文責之遂懼而與之戰又誘執其頭目又率
兵隨川兵攻囤若急急焉表其忠順者所謂吳元濟
就擒王承宗破膽者也夷人情事自是若此彼不為
我害即佳況且為我用乎今而後但當問緩急無復
虞利鈍然龍亦且謹之又謀以圖萬全賊一月未死

未敢一日安枕卧也。臨楮可勝惶悚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李　雯舒章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轅文　參閱

李中丞奏疏

疏　　　　李　植

東封失策選樞臣以圖戰守事　遣勘使罷中樞

臣受　皇上知遇隆恩常懷捐軀報　主之意顧煩言細事無關國家理亂安危者臣亦不敢出位言事

激聒宸聽惟是東封一事辱國釀禍實宗社安危大
機諸臣會議臣光祿不與焉臣獨紆愚衷仰備乾綱
我國家統御六合四夷無不賓服惟日本僻居海外
二百年叛服靡常頃關白以中國亡命之徒窮兵本
之權而篡其位天下大逆也收六十六島之衆無故
稱兵西指外夷大奸也侵犯我屬國戮辱我將士中
國大仇也夫中國所言封屬國者嘉其恭順有功非
倭意不在于封而在于通市
所以賞僭竊了寇仇也關白明爲天下逆奸中國寇
中國不許共市而止許共封此所以久而不決也
仇如之何其可封此始封已誤矣自册使東行已經

年餘，但聞其要挾之語，未見迎受之狀，并髦朝命，覊囚使臣，侮慢不恭，輕藐天朝已甚，此往封又誤矣，今正使已逃，情形已露，倭日聚兵釜山，建舍積餉造船大修戰具，此豈恬然就封，委命稱外藩者乎，柰何堂堂 天朝，必欲强之受封，終欲以封自愚哉，夫倭而無志於中原，則我不必議封，設使果有侵犯之意志不在小，豈一封所能禦，臣嘗按跡推之，關白一亡命徒耳，竊據一國，已足自快，乃一舉而收六十六島，既收諸島，志意已滿，乃又一舉而直破朝鮮，朝鮮破矣

乃又不愛金帛子女，惟輿圖是索，割地是講，用此以覬，蓋隱然有橫行之謀。以封就封，實緩我備，非真以中國之封爲榮重者也。賴天之靈，封事旋敗，我得識其謀而蚤爲之防，其失固大，其禍猶淺。萬一賜受而俾成之，則彼謀愈深，而我防愈疎，其失更大，其禍更烈。故臣爲今日計，不必問倭情順與不順，封事成與不成，惟當一意防守，乃爲萬全長策。獨輔臣趙志皐、樞臣石星，不咎始謀不臧，百計阻言戰守，始爲旣誤，豈容再誤。終聽二臣謀，恐非社稷福也。然二臣敢于

排衆議誑　皇上者不過借口揭報互異情形未真、如不遣官探聽明實戰守之議終不能决莫若仍于科道中選風力者一員如昔年請勘黑谷關故事俾會同督撫巡按諸臣前往探勘一面移書關白行長、切責如何稽慢冊命又不奉迎一面移文使臣楊方亨沈惟敬等切責如何輕入虎穴又不實報並密訪倭奴是何主意又不受封各得真實消息星夜具奏前來如倭果恭順不改初約釜山一倭不留即令楊方亨沈惟敬充正副使竟完封事以見天朝字小之

仁、倘倭盤據不退、別有他謀、即令去使收回冊印、歸

報朝廷、我惟速備戰守、以待動靜、庶幾疑謀可斷、廟

謨可決、不致終悞國計、臣故曰遣勘之臣不宜罷、葢

如此、至輔臣趙志臯、尚書石星、一以胥欲智昏、一以

謀拙志餒、屢經指摘、方寸已亂、莫若姑容准其致仕

回籍聽勘、以示　皇上優容大臣之禮、待勘報到日、

是功論功、是罪論罪、其遺下員缺、速選久歷邊防、才

識通敏者推補、亟議戰守之策、勿蹈前車之覆、庶官

知奮勵、事不掣肘、群策可收、軍國有賴、臣故曰悞事

之臣不宜留蓋如此然臣猶有說焉禦敵之道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沿海防守原當無事有備況倭謀甚狡焉可息緩失時伏祈勅下該部行文經畧撫鎮等官凡沿海通洋去處預先設法防範各隨信地所統兵馬及時訓練武藝修整器械臨時策應調遣亦勿先事張皇驚擾百姓庶事有備而足賴民不擾而常安尤策之上者也

請留征倭將士協力剿除東虜疏　復遼舊疆

竊惟遼鎮爲京師左臂孤懸倭虜之間頃因倭患孔

敗虜勢愈熾遼岌岌乎殆矣今賴　皇威遐暢倭氛蕩平遼已去其一患但虜志日驕漸不可長不乘便一剏遼之安危未可卜也今東征大兵將撤便道少停順手揮戈不勞餘力千載一會機不可失誠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粮儲經略禦倭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玠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業弘議照征倭征虜莫非國家大事以征倭

嘗時亦未嘗勝倭

之兵乘勝征虜尤爲不測兵機況倭雖去而未必不復來有備斯能無患虜雖驕而未嘗不可折移東正

嵩擊西笑莫善於此臣等嘗考覧全遼山河自廣寧抵遼陽東西直去僅百五十里今則三百里而遥自廣寧抵開原東西直去僅二百五十里今則七百而遥蓋由舊遼陽三岔河介在其間久淪夷地隔斷內疆是以兩河縈紫一水脉絡阻絶遥長難守防禦不便誠遼左腹心之大患不可不去之隱憂也且土地平衍肥饒極堪耕種舊城基址尚在最易恢復臣自嵩將李氏日報消夕傑展寬佃一帶旋復失之耳未曾爲遼左腹心之疾孰思所以遠計也入遼以來爲遼深計必此疆一復東西聯守藩垣始固堂奥少寧周環八百里遼臺十省入九而海蓋遼

陽居然處腹裏矣如之何久棄而不一講耶臣等竊悲之今天假機會良非偶然天與弗取是謂逆天失此勿圖後決難爲力矣臣等嘗日夜籌畫察虜住牧此地者不及二三萬人吾車步爲體砲馬爲用用兵四萬便可横行直搗且戰且防旋築旋守得尺守尺得丈守丈蚕食席捲循次漸入數月之間大業聊可粗備一費永利一勞永逸轉遼之弱而歸之强端不出此舉矣邇來遼左主客兵馬戰車火器漸有條理計全遼馬步精鋭聚之可得二三萬有奇再將東征兵

馬選留精壯者二萬合之得四萬衆應用前數已足。各選驍將統領聽臣等指揮分布協力剿除義旗一展醜類魂驚不戰屈兵先聲奪氣虜賊有不携巢遠徙歸我侵疆者臣等未之信也若夫進取方畧措置機宜變難先圖權難預設隨機應變因時制宜悉從臣等殫精畢智便宜行之伏乞勅下兵部亟爲議覆將東征議撤兵馬選留精壯者二萬暫住遼陽行臣等及時料理協力共圖則大兵偕集軍聲丕揚南寢（使秀吉未死此着尤爲勝筭）狡倭再犯之謀北折狂虜內訌之勢既存箕子之故

土兼復遼陽之舊疆我 皇上威靈神武一時震動蠻虜豈不偉哉臣等曷勝踴躍待命之至

請罷遼左朋採疏 遼東礦稅

諫礦稅者多矣擬切深明得告君之体無如此疏

竊照遼左蕞爾孤邊關係京師左臂項因南倭北虜並訌交侵殞將喪師徵調轉運閭閻為之罄竭士馬日見凋疲中外臣工無不為遼寒心恐國家左臂竟成不仁之患邇者 皇上軫念殘敝不以臣為不肖役之節鉞發帑金二十萬調援兵六千名許以便宜行事從新整頓臣受事四月晝夜經營寢食不遑求

所以受病之源、由為剤量調養、而元氣虛耗、百病叢生、狗馬之心力徒殷、地方之瘡痍未瘳、臣方憂懼無措、莫知救援、忽接邸報、見義勇前衛千戶閻大經一本、仰沐 聖恩、俯攄忠悃事、奉 聖旨、這所奏遼東地方金銀礦洞、及馬市方物稅課開採、有裨國用、准差奏內尚膳監左監丞高淮、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開採、徵收銀兩、及馬匹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讀之不勝駭異、夫遼東不堪重役、此 皇上所知也。知其

不堪而欲復擾之豈　皇上之本心哉。無乃以闇大經之言。果有厚利。爲眞効忠于　皇上乎。臣以爲不然也。大經一介武弁。安知國家大計。不過假金銀礦洞。名馬貂參。散動　聖心。欲爲自私自利之媒。其貽禍國家。流毒地方。彼何所顧惜耶。臣請以利害爲　皇上言之。夫自古聖帝明王。嘗開導利布之下矣。未聞專利聚之上也。專利者間亦有之。如鉅橋鹿臺。瓊林大盈。非不斂天下之財。聚于大內。然藏之未久。散之最速。財未必常守。而害且先之。一時聚斂所積僅

足爲敵國大盜之資耳。故國家之利。在宗社靈長。而不在府庫充盈。在邊鄙不聳。而不在藏蓄孔厚。使邊鄙寧。宗社安。即財用不足。府庫空虛。尊富固自在也何害於國。倘以搜金括利之故。騷動封疆。禍延宗社。縱積金如山。聚貨如林。一旦民心離散。變起不測。有粟且不得食。財誰與我爲守也。臣受皇上知遇隆恩。捐糜難報。頃見中使絡繹不絕。開採遍名山。牧稅盈海內。流言載道。怨氣沖天。中外臣民。惶惶憂亂。莫必其命。臣方欲哀鳴君父之前。冀其停止。與民休

息。未遑也。今不意垂危之遼。亦有中使之遣。無論利不償害。臣恐奄奄待斃之遼民。不南走倭。必北走胡。遼自是不復爲　皇上有矣。臣領封疆重寄。奉命爲　皇上安撫全遼。遼之安危在臣一身。臣體　皇上安遼之心。凡遼有害。必與去之。凡遼有利。必與興之。今遼之大害。孰有踰于開採之騷擾。遼之大利。孰有踰于不開採之安靜乎。臣欲默默無言。不可得矣。夫臣自山海以至開原。邊長一千二百餘里。外無墻垣阻隔。內惟臺圈瞭守。處處虜馬可通。在在需兵防守。見

在兵馬各有信地地濶兵寡防守尚若不足構役一興資何兵以爲護衛定遼二十五衛有軍無民兵粮寡少全賴餘丁幫貼每遇清勾尚若無人頂補礦役一興資何人以爲夫匠中使出關官掾從人動必百數廩給口粮當以千計此等錢粮將何措處夫匠必給工食兵馬必增粮餉搭蓋棚廠製造器具必須物料此等用度將何支取諸如此類不可悉數而遼左庫藏空虛民力殫竭欲括之官而官司無措欲加之民而民力不支不得已其請之內帑乎是山澤之利

未見影響而公家已先告困此其為利耶為害耶不待智者能辨之矣然猶其小者也遼左孤懸天末南當倭北當虜如兩虎爭食一物不虞倭吞則虞虜噬項賴　皇上威靈命將專征徵兵數十餘萬費帑藏一千七百萬金始驅倭渡海僅能為遼去其一害而虜勢猖狂日甚一日前年犯遼瀋去年犯兩河鼠竊狗盜無日無之而本鎮兵馬單怯見虜輒逃遯之城堡臣尚憂其難保無虞若復以開採虐聲誘之使來是為遼方驅隔境之虎反延在境之虎矣據大經所

言礦洞產于大常山盖州等處。夫遼地遍為虜殘。惟金復海盖歸然靈光。尤為虜人所最垂涎。賊由三岔河直入海盖。特半日程耳。開採之役。兵夫數千。露處山隈。虜如以精兵二三千騎乘夜突襲。數千人悉為虀粉。而所採礦金。又為虜人囊中之槖糒矣。中使銜上命。督理徵採。不令出城。則稽察無人。利歸群小。令其出城。則虜犯莫測。意外可憂。去年秋冬。臣與經理撫臣。先後相繼出關。幾不免俱遭虎口。頃者按臣出巡。危險更甚。夫臣等地方督理兵將之官也。動且履

危蹈險如此。中使出入無時。來往催徵。誣爲賊寨。咎將誰諉。此其爲利邪。爲害邪。亦不待智者能辨之矣。然猶其小者也。京師腹心也。遼左肩臂也。未有肩臂受害。而腹心不病者。昔金元之禍。皆起自全遼。遼雖彈丸黑子。諸虜環處其外。安危實與社稷共之。連年災患頻仍。命脉不絕如縷。一聞中使復出。人人驚惶咸喪生理。倘疑懼不安。必將逃竄遠遁。況版城島嶼素爲逋逃淵藪。每遇差煩。率皆逸去所地。萬一浮海居夷之念動。東方半臂。胥淪爲夷。此其所關于宗社

安危又何如也臣輿言及此更覺芒刺負背矣臣曾

爲御史叨嘗盡忠　皇上感悟　聖心犬馬忠誠至

今尚蒙　聖明洞鑒遼左之役亦惟　聖明特簡

皇上知臣不可謂不深矣故臣私心謬嘗自許亦願

捐此身以報　皇上今　皇上以天縱至聖千古

明王一時惑於群小言利之謀取怨天下盡失人心

岌岌乎將爲宗社深憂臣坐視不言負義孤恩莫此

爲甚况　皇上有轉環之度如日月之食見善未嘗

不遷遷未嘗不速也臣記俗年小臣中有以淛邑財

氣四箴諫　皇上者。皇上赦之不罪。不惟不罪言
者旋且內殿罷長夜之飲。中壺徹當夕之歡。間或鞭
扑左右近亦　聖性和平。三者上智所易游也。皇
上悉能改過不吝與化俱新。此非千古英君誼辟。所
絕無而難見者哉。若開採徵榷流害不減三者。皇
上顧甘心樂為之言者愈衆而持亦愈堅。豈以好貨
無損于　聖德。釀亂未必如人言乎。不知三者害先
一身故不難見而改之甚速。徵採害在天下似若無
傷而發之更烈　皇上特未之深思耳。臣願　皇上

併此一件力為中止使天下曉然知　皇上原非黷貨之主前日誤信佞臣之揭而舉令感悟忠諫之言而罷如日月之更大明中天人皆仰之頌　聖明于不朽則　皇上神明神武直駕堯舜而媲美禹湯文武陋漢唐宋諸君於下風矣筲年小臣四歲何足以訴　聖德萬分之一哉區區遼左一隅獲旦夕之安又是皇圖鞏固之餘事耳臣曷勝隕越懇禱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六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宋存標子建　參閱

陳玉壘奏疏

疏　陳于陛

披陳時政之要乞採納以光治理疏　時政六要

臣一介謭陋謬蒙殊眷拔之稠衆之中寘諸輔弼之
列仰惟聖明在上耆碩在前日孜孜焉祗承休德勉

奉規隨自可因事納忠豈必露章言事但伏念我
皇上躬親政務總攬乾綱一時衆正登庸天工無曠
斯亦千載盛際已而中外人心猶未翕然稱愜以爲
至尊深拱晉晝有日隔之疎忠直沉淹泰茅無彙拔
之望頃雖冬春之內兩遇臨朝銓曹之疏已荷批答
而海宇之拭目延首方甚切也又近年來吏治惰窳
國用匱詘邊陲多警武備未修揆之政事之體似尚
有一二當亟爲釐飭者臣誠黯劣不敢自謂識達時
宜可以救弊補偏而叨備腹心荷恩深重一念耿耿

樸忠懷之頗久輒敢不自揣量條爲六事進獻倘蒙
留神聽納仍敕所司斟酌議行卽萬分有一足以增
光日月之明裨益太平之治亦臣所以報國恩而酬
主知之職分也計開一　接見大臣竊惟我　皇上以
神明裁斷照臨臣工世務洞知主威獨運而年來疑
議橫生紀綱未振者祗緣九重之静攝既久大廷警
蹕稀闊是以宮府內外意氣阻于泰交百司庶寀玩
愒成于積習耳臣自蒙恩擢在秘閣每覩穆清之上
章奏不輟覽宴暫不恒御時霈諭旨諮問政機藻翰

之批決如神、隱情之燭照如火、仰見宸慮憂勞未嘗頃刻暫弛、昨冬恭遇臨朝受賀、召見臣等俯垂清問、廷臣莫不相顧色喜、日者四方計吏雲集闕下復命臣等之請御門引見、親渙玉音、交戟之內、歡聲雷動、以 聖心之兢業、臣等既得于親承、聖躬之彊固、臣又得于快覩、則朝講秩節、似宜次第修舉矣、乃 皇上猶若未肯致行之者、意者加意頤神、以深居簡出（神廟末年靜攝雖大政獨操無所旁落而中外否隔亦已多矣）爲攝衛之常乎、臣覽書無逸篇首、三宗周文王之壽考、皆以憂勤惕厲得之。蓋人久靜而時動、則血脈流

蠹。暫逸而常勞，則肌膚堅實。語云：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斯蓋生之善喻也。假令久習安處，始雖暫適，而更致血氣結轖，喜怒失平，迓續休和之道，似不在是。倘謂國家法嚴令具，夫既或治之，有不妨垂拱責成者，此又不然。天下雖大，譬則一身。君者中心，臣者四體。人必心之精神，融貫于肢體百骸間，而後身乃無患。若精神有一處之不到，則手足雖持行，不能矯健，耳目雖視聽，不能聰明。今時之勢，雖文貌備存，而實多頹靡不振之處，其病正類于此。非明主厲精率先，于

上曷以興明作之治哉、又或謂本朝履祚享年之永、無若　肅宗皇帝、自十七八年後、齋居決事、稀御大廷、此無爲政理之明徵、可仰法也、此亦不然、　皇祖雖久處邃嚴、而宵旰靡暇、太阿獨操、每有大政令。必密劄輔臣。商確再三。或遇虜警軍機。中夜傳奏。立賜批答。用是人心悚讋、莫敢玩視、然至末年、尚未免柄（指袁州公也）臣用事、貪贖成風、吏虜深侵、邊務壞弛、則亦以倦勤之故、美業稍遜耳、況今事勢助勦、物力凋耗、十倍當時、而又可以宴然自逸耶、夫主上深拱不出、則人臣

雖抱忠猷石畫不獲伸造膝之談政事雖奉獨斷親
裁莫能杜盈庭之口欲以集衆思而釋羣疑其道無
由今亦未敢過煩　聖體如昔年臨御之頻數但乞
每月一再臨朝堂及今春和開講之期間一御講讀
四時大祭躬一舉行其有軍國大政特召臣等及部
院大臣于便殿從容訪接商決行止禆得時奉天顔
躬稟宸斷此不過分宮庭之片晷移鑾輅之須臾于
事非有過勞而足以振權綱決壅蔽譬之大明一出
陰曀潛消天下事指撝則定矣臣猶憶我　皇上初

年厲精之治、視朝則戴星而出、庭燎煌煌、既畢事乃稍辨色而不以爲早、文華聽講則每月六七御、雖祁寒暑雨未嘗傳輟、而不以爲苦、因旱而親叩南郊、則布袍徒步往返二三十里、爲萬姓請命于天、而不以爲倦、吏兵銓選、則御門臨決、賢能獎賞、則延見面諭此皆典制所曠見。　祖宗所罕舉、而　皇上猶且毅然力行之、今又何難于暫出也、昔敬皇帝嘗問先臣劉大夏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大夏對曰、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之、自然

順理便是太平臣以爲今日挽回世道與建太平其
機括無大于此惟在上心一奮勵間耳伏乞　聖裁
一錄用人材臣聞天之生材良亦不易其有以生之
必有以用之連抱之木委于洿瀆則匠石望而垂涎
騏驥之足伏于阜櫪則良樂顧而嗟咨今世稱正人
君子沉抑下寮擯處岩壑者無慮數十人矣此皆
祖宗所培植皇上所拔舉已服在周行早擅民譽祗
因言事過激任事過銳其詞氣戇拙識慮迂疎自干
威怒誠亦不能無罪顧譴罰既久困衡日深報效徒

殷拔拭無自、天道霜雪之後、必繼以陽春、未有聖仁在上容覆萬彙乃重錮二三無知之小臣、不垂曲貸者、且今方隅多故、任使乏人、秉銓之臣、搜羅采掇、日恐不給、而此諸臣中、多抱幹時之具、負骨骾之節、藉令早蒙甄敘、必有建樹足觀、乃以有用之才寘閑佚之地、徒使少者壯、壯者老、而緩急曾不得其一臂之力、在諸臣自爲名則得矣、如國家坐失善人之利何、臣居恒思之、日者科道奏錄謫廢諸臣、及吏部疏擬擢用、每蒙旨詰責、不以爲沽名植黨、則以爲市恩鬻

權夫霜露風霆皆大造之恩進退予奪皆至尊之權況容賢舉直顯名必歸之上而黨之一字尤非盛世所宜言者臣等固深諒廷臣之必無是心也乃 聖心固已疑之誠使繼今言之不必效或更重言者之罪舉之不必用或更絕其嚮用之塗去者即未能即收在者或輕令其去或一事而波及于衆或徵罪而錮之終身此豈治朝之景象又使廷臣各懷畏避日繁善類凋落終老牖下一切循默自容不爲我 皇上力言中雪之亦豈國家之福故今日言之則懼觸

當時銓

宸嚴而不言則下拂衆望用之則不能取必于 皇上而不用則無以自解于士大夫之口無一可者臣竊有說而處此查得嘉靖年間言事之臣偶被嚴譴多蒙賜環其已斥謫者或一歲再歲銓曹必將屢經薦舉人數開列上聞 皇祖隨意批用或召自田間往往游登膴仕故當其時恩威並用舉措稱平下有拔擢自效之期上無迸逐終棄之意官事不廢幹濟得人其在于今固不敢令當事者濫舉泛用以取朋黨之疑亦不敢望 皇上一槩收召以徇羣下之願

司所難在此

但乞敕下該部、備查先後擯落諸臣、屢經科道舉薦聲實相副者、每歲分爲數次、別白才品、開具上請、臣等亦不敢纖毫干與、但恭聽 聖明親裁、察其懲創久及事關職掌、情非飾託者、欽點數人、下部銓擬職任、亦不必拘定原銜、凡內外相應員缺、皆可隨才器使、若試用有效、酌量年資績課、隨衆陞遷、即有虛名鮮實者、不妨與衆共斥、俾賢者得以表見其長、不賢者得還匿其短、如此則在科道徒具薦揚之責、而用舍非其所關、何名之可沽、何黨之可植、銓曹雖司舉

用之柄而裁斷一稟于上何恩之可市何權之可竊將見諸臣幸蒙敘錄者莫不欣戴鴻恩爭樹尺寸以圖報稱即林樾旁搜偶未盡及亦知登擢有日砥礪有待數年之間可使正直氣伸賢能布列當此多事需才之秋得一人之用即有一事之益而臣等叨備政府爲國家護惜人才收拾士心亦藉手塞責闕議者之口榮幸大矣不然諸臣沉淪既久而日月之光未回摧折太多而弓旌之招不及羣心鬱塞士氣銷輭無論臺省銓曹共以失職爲憂即臣等亦安所

容其不肖之身爲聖朝勉攄忠藎于萬一哉臣愚不勝惓惓伏乞　聖裁一勸奬外吏臣竊觀我　皇上御極以來憂勞宸宇德意甚盛然而薄海窮簷未盡樂業天室萬里帝居九重安能一一照燭之所賴以拊綏元元者惟是諸郡縣牧民之官而海內千五百吏安能一一任責所爲察郡吏使毋虐民者又監司與撫按之責也故當今要務非重外吏則治平之象不覩而非專責撫按則廉循之效不興外吏終爲不重也考之漢世良吏有治理效輒以璽書褒勵增秩

賜金武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又詔選京官有才望者除刺史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恒式宋宰相罷政猶領方州其寵重外吏如此當其尚有鄙州郡爲徒勞羨內召如登仙者葢人情于利之中爭取大焉于害之中爭取小焉計遷擢則內捷而外多滯算憂責則外劇而內常寬故慕此厭彼亦勢所必至耳我　聖祖開基所爲大破攣拘獎進下吏者未易殫述其後

尚多超格之舉以防內重之弊如陸瑜蕭暄以布政徑陞尚書何文淵以知府徑陞侍郎王恕彭誼以知府徑陞布政至嘉靖間王德明以懷慶知府陞太常少卿猶足風示激勸乃今則稍稍異矣國初進士授官倅貳今甫釋韋褐即儼然州縣之長且趑趄不樂就此或以不習爲吏猶有說也知府荷千里專城之責體貌優崇今臺省以爲劣轉而科且不陞矣至各部郎雍容積資亦越知府而徑陞藩臬何也茶政三品鉅僚封章及于再世都諫以七品官驟得之而不

世宗朝臺省有名者擢憲司至神廟末年則臺省外轉若爲年例皆二臺四此外皆京職矣

悅。甚或有所避就其間。又何也。布政為一方師帥。軍民安危所係。今或淹久不調問之則曰此不堪節鉞者。寧有不堪節鉞而又可堪方岳者耶。此等積習。相沿已久。欲振起其獘。須加意于內外陞轉間。然亦不必大事更張。其就今所見行者調停適中。以求無失祖宗初意而已。蓋用人無畫一之法。則趨嚮不定。無超異之舉。則勸勵不明。今臺省華要之秩。僅以待郡

知州預考選自今上始定制

理縣令之異能者。知州等為牧民之官。而徵取不與焉。非所以為平也。藩臬自僉事而上。常存擢卿寺開

府。知府二千石同稱方面、而絕跡卿棘之轉。是古之入補公卿者。而今爲循資恒調之官矣。非所以爲稱也。隆慶中、部覆科臣議、謂撫臣宜擇兩京三品正卿及各省按察使以上、資望深重者、其餘年淺卿寺副使等官、不宜輕授。而今或不盡然。非所以爲愼也。誠爲之令曰、凡行取選授科道官。推官知縣者十居六七。而知州必預焉。爲進士者十居六七。而舉貢必預焉。即以知州品級非宜、亦可行取以考其優異者。特授吏兵等部清要之秩以寵之。則州縣之責重矣。又

為之令曰凡知府聲跡卓異者六年以上得徑陞京
堂才地相宜者得加銜久任部屬不得越此而陞兩
司臺省不妨間出以補大郡則太守之職重矣又為
之令曰凡推用巡撫必內外間陞聲實兼論使練閱
深者得以展布其能名位淺者得以蓄養其望則藩
臬之職亦與京堂並重矣此皆于見行事例無大窒
礙而一調劑轉移間自可使耳目更新風采振迅宋
蘇軾云王者用人有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人
情既不輕外吏而外吏有不矜奮自重者臣勿信也

至于撫按二官關係尤重又必久巡撫之任重巡按之權而後可責其盡職蓋撫按職事不同按臣如飛霜迅霆震肅一時可暫而不可恒故巡歷周歲便須與代撫臣和風膏雨披拂浸漑必久而後入在昔如周忱撫蘇松二十二年王翺撫遼東十一年于謙撫河南山西十八年今卽未能如此之久亦必待三年以上使周知一方利弊乃可望其成效其功跡卓著者又當特爲留任六年九年漸次加以侍郎右都尚書宮保等銜勿令輕代使官知所居長久其計慮必

遠不苟圖一朝之便而人知官不輒徙其奉行必謹不敢萌狎玩之心較之屢遷數易者功效不同年而語矣巡按御史職司一方風紀稱爲代天子巡察每差用時必于大廷奏遣誠慎重之近或但知抗示威稜爭競禮節以爲得體渾厚者矯之則又徒事安靜婾婀骫法六條之察溺其職矣請自今題差巡按必精簡御史中年深望重者若能爲地方任怨釐蠹仍須加意養其風采即有舉動不宜者俟回道議處其職事修舉者照屠滽王恂胡宗憲例間陞一二以示

奬勸。誠得此兩臣者。左提右挈。視國如家。綜察必嚴舉刺必當。若是而外吏有不競舉其職者。臣又勿信也。請特敕部院采臣愚議。更加審酌力行大要使外吏勸勉。則民蒙福。而使撫按稱任。則吏奉法。當令勵世摩鈍。保固邦本之道。似無亟于此。伏乞聖裁。一清查邊餉。今之談財計者。至析秋毫矣。而軍國之費浩穰浮濫。無若邊餉者。四方財賦歲入太倉銀庫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各邊客年例兵餉。乃至三百餘萬。眞天下第一漏巵也。夫以神京肩背。逼近旃裘。控

帶三方總屬要害一議節縮類云齟齬難行但事起此二語足以括邊餉加增之大凡近歲原不盡爲經制之舊而費出無藝亦不盡充士馬之需乃人情狎玩習暫成常以請討爲長算視內帑如索寄年復一年有增無減若不長慮顧後大爲樽節其將何所底止乎考之國初各邊軍糧但取之撥屯自贍 聖祖所云養兵百萬不費百姓粒米者是也其後邊屯漸荒屯軍掣回城守而後待給于民運借資于榷鹽初未有請討內帑名色自正統己巳後邊廷多事召軍買馬警備日亟遂止以民運給主

兵而客兵債餉暫請帑銀以爲權宜接濟之計亦未有戸部毎年解送邊銀例也有之自成化二年始然在弘正間各邊餉銀通共止四十餘萬至嘉靖初猶止五十九萬十八年後奏討加添亦尚不滿百萬至二十八年忽加至二百二十萬三十八年加至二百四十餘萬四十三年加至二百五十萬隆慶初年加至二百八十餘萬極矣計嘉靖中葉距隆慶初不過三十年間乃餉銀之數自五十九萬驟增而爲二百八十餘萬相去懸絕數倍臣嘗深究其故有一焉蓋

嘉靖庚戌前後吉囊俺答勢甚驕橫而邊臣亦控馭失宜燹隙屢開虜馬蹂于内地烽火達于都城肅

皇帝督責將吏嚴于束溼今日逮一鎮臣明日逮一督臣而究兵司計者悉無所逃其誅譴于是邊帥本無兵計無復之但張皇虜勢苟且爲徵兵召募調發各鎮之筴以炫耳目避重誅支費驟增不得不取盈于司計者計臣亦畏罪株及不敢議減依違曲徇以至于此此其故一也又當是時柄臣貪墨倩帥交關表裏爲奸氣焰薰灼故帑藏解發或未出都而瓜分

或已抵境而輦還與前史所云旋車完封爲之權門者如出一轍至于各邊倣傚饕竊成風私囊侵給數又不貲是年例之額數多而實用于邊塞者尚未及半此其故二也自嘉靖來墨風稍戢朝政漸清內外在事諸臣多能潔雪自愛非往時闒遢之舊矣至于隆慶五年北虜欵附各邊雖警備未撤而凡征調行糧擺邊按伏之類已爲漸減比之往時羽檄紛午饋遺趣迫則又大有間矣餉銀浮額屢經廷臣建議清査詔旨申飭不啻三五然今之年例尚多至三百三

四十萬。比隆慶間反增數十萬。此其故、良有不可究詰者。說者謂承平歲久、虜幕日逼、邊兵則從事鋒鏑。而膏腴莫耕。民運則借口災傷。而逋負愈積。又初止宣大遼延井寧六鎮、後增薊固山西爲九。今則密昌邊費增立亦是耗餉之一大端也永易洮河關戍森羅。稱十四鎮矣。初止各鎮主客兵今則增河班軍添募標兵家丁之類。名色紛沓矣。初止防秋戍守。今則當春盛夏虜騎充斥矣。又歲歲有撫賞之用。年年有修築之工。其供饋浮濫。勢不得不然。頃誠使都內所輸金錢。銖兩必爲邊用。粮無粒粟

盡充軍實則縣官亦何恡于此然聞之所司或扣減而他用或掊尅以自封疆場之吏垂橐而往攟載而歸者比比有之甚乃賓僚遊士出一言而曳綺履珠星相卜技挾一刺而簏金傳食此等濫費非從天降非自神輸不過朘之公物櫱之私實而行伍則日銷弱矣馬匹則日倒死矣城堡則日頹塌矣軍容士氣之盛曾不及 祖宗時萬一供輸不啻十數萬焉且以國家經費無窮百姓膏血日竭大司農早夜蒿目鉥心爲一切權宜以佐國取之盡涓滴而洩之若尾

閭天幸黠虜欵塞華夷安堵尚且捉衿露肘枝梧不給有如一旦渝盟潰防徵調驛騷又將何以加之此安可恬然坐視而不為之計畫也臣故　皇祖嘗諭戶部曰諸邊疏請內帑想初因急需後遂援為口實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後必慎以給又諭曰邊事料理糧草第一管郎當嚴稽按官亦須驗勘之遂詔自今邊餉行巡按御史每歲會同管粮郎中互相稽查著為令昨歲　皇上采總儲大臣之議行九邊清查餉銀原額新增之數又嘉督臣節縮軍餉數多特賜

寵賚以風示諸鎮其軫念邊費加意搜剔弊源真足以同符列祖矣臣愚竊思邊方督餉部臣權任未重振刷爲難卽有砥礪名自好者不過委事府倅等官表其出納之無染指而已欲望究心節縮以裕國計恐未能辦其在各邊憲臣雖有京盤歲盤關盤等項名色又以事非專責未必周知臣居嘗熟籌之竊謂差用餉臣宜于諸司中博簡才望量兼憲秩以往或卽于本部中精擇廉潔著聞實心任事者敕書內添載清理軍馬數稽覈粮料虛冒務求漸次減省浮額一

節仍令會同巡按御史勘驗出納其諸屯地拋占作何措置民運逋負作何查催鹽粮報納作何疏通以至趂時糴買本色按月支放官軍毋縱奸商營求截攬毋容將領侵欺滅扣各項事務聽其悉心經理從實奏報事竣之日吏戶二部公同考察有能殫力籌邊儲偫有餘者即超擢卿寺職銜以示酬獎如或物議彰聞照嘉靖三十八年例降斥不宥其各督撫巡按宜同心講究併將總儲大臣近題亟議區處固不可驟為裒損以銷軍實亦不得仍襲虛糜以耗國用

大都各邊餉銀惟薊鎮地方增兵添調所費居他鎮
之十七次則宣大最鉅又次則遼左山西而陝西四
鎮浮額尚不多該部又當斟酌緩急次第節省期以
每歲逐漸減去年例請討之數即不敢望如先朝舊
額亦當照嘉靖十八等年近規為中制而可為永久
遵守當今軍國支費無鉅于此者此後一清覈而後
司計諸臣得以緩急撥算條效其籌畫矣伏乞　聖
裁一儲養將材臣惟國家用人文武並重然文銓之
法夙稱詳密居官有考課鄉里有選品在廷諸臣即

不盡接見其人亦或耳其行事稍加詢訪賢不肖尚可什得六七惟是武弁之流法制疎濶蹤跡汗漫五等世爵既以紈袴而見輕六年軍政亦復殽雜而無紀歲糜餼祿坐享腴屯平居按籍則積貫充棟而莫稽有事推鋒若披沙揀金之難得每遇將領員缺率取諸邊腹奏薦以充乃其才勇卓茂者或恥自衒鬻而上官所舉乃係委用親信輭熟巧利之徒以此濫畀符組往往僨事不必且此輩散在邊陲省直本兵推用不過紙上稱揚目前諮訪安能一一親見而試

其短長。又所云將材簿武職揭帖之數，惟該部科有之。各部大臣科道官于其履歷姓名多未入目經心。每見科推，茫然不識爲誰何，求如文臣舉用，一不當尚能約畧，知其梗概，得以指議而糾摘之，固已難矣。至武科一塗，屢朝舉行，既得登進者，率多棄擲不敘。能以功名表見，什無二三，蓋蹶張控縱，猶是武夫本技，若乃三場論策，多出帖括記誦，我朝用經術文辭舉覈較之士人，尚以爲虛華無實，焉有材官武騎，將用執殳荷戈效死疆埸者，亦藉區區章句爲之羔鴈

猶之鸞刀解牛。非適用矣。昔人嘆武舉制度齷齪。不能致特起之士。以人之有智畧者或不閑弓馬。有幹局者或心解而口不能言。而手不能書。非科試之法所能收拾也。臣愚以為一時勛爵珥貂錫券誓山河。及內外衛所官丁。世簒弓裘。登載尺籍者。武職以十萬計。旗軍以百萬計。豈其無鷹揚虎視。足任干城者。又四方拳力偉幹智畧之士。在在而有。祇緣薪槱未弘。網羅尚濶。以致倉卒求材。每苦匱乏。嘗試漫用。幾幸一中。至夕畢吏議。朝登壇坫。自比于金錫罍瓶。

跌撲不損。雖使過之仁。從古不廢。然而賞罰貿亂。用舍太輕。殆非以明朝廷也。夫將者三軍司命。關國安危。卽在平居無事。尚當加意簡求。以壯虎豹在山之勢。矧今多故。羽檄交馳。所需將材。有如中流之楫。安可不備。多儲養而愼用之。謂宜敕下兵部。詳議選將畫一。設法除兩京勳胄子弟。照舊隨營教練量材敘用及條法襲替比試。悉遵成規舉行外。仍行各邊腹總督軍職。論荐將材。務要博訪精覈。非有敢戰知兵實跡。撫按剡奏。無徇私市恩。但舉中軍標下委用人

數亦不列衛所官丁行伍草澤止憑技藝勇畧爲殿最疏無拘例即將所薦諸人履歷考語備細開送九卿科道本兵便于平時稽訪遇有推用各舉所知以備本兵衙門采擇其有異能奇畧卓出流輩者許各邊鎮特舉三四人腹裏省分一二人給與行資文劄俱送京營習練管事本兵總協巡視諸臣常時面加試閱拔舉其尤以備邊關叅副大將之選既錄用後果能在處建功本兵仍查先曾推薦之人請旨優敘將見四方計武莫不有階梯以自達挾技能以自見

在樞府大臣既得提衡鑒以坐照之而廷臣咸得講求習熟其流品庶幾將材易得即有名實不相應者亦易知也其舉科試似當別立一法先儘九邊以山西宣大陝西遼左爲首北直山東次之以及各省照今四鎮邊腹南方事例酌定人數多寡于鄉試年分以分取論策取中者姑足往年半額此外有能搴旗扛步騎力絕人者有體貌威雄膽畧出衆者有熟知虜情能任間諜者有諳曉天文風角善製火器軍械及精舟師習海道者即弓馬非其所長書史或有不

解亦得與同武舉一體齎赴會部之前兵部倣另列
例會同五府科道將前項人員面爲較閱此等會舉
伎倆皆可對衆呈試不容假飾者既取定名數材器
具疏題知不願會試者聽有願試者仍令入三場箭
不合式不必揀退終場之日考試官將取中弓馬文
字之人亦比舊額酌減其半遇有前項人員列名在
內即係全材可當重用如不在所取數內仍將姓名
列于中式人後其在外取定不入試亦一併錄名進
呈相兼敘用或令效力邊陲或令教藝戎伍以待有

功陞擢。如此則武科之設。不徒以片長一技限人。將來必有熊羆不二之士。雄略千人之敵出于此塗。與文科並盛。而國家授鉞登壇。隨地取足。雖以折衝萬（今武科之設特重技勇與前異矣）里。鞭笞四夷可也。伏乞

聖裁。

一擇用邊吏。臣查九邊東起遼海。西盡甘涼。綿亘萬里。皆與虜鄰。頃在遼左。則外罣島夷內苦虜患。而疲鎮之傷痍已極。在關陝。則套虜猖忿。火酋肆猘。而事勢之潰裂難支。在薊鎮。則供饋百萬。坐食十萬。而不能制一凡酋之要領此猶顯然易見者。若宣大雖款虜。馴服稍得息肩。頗

聞撫恭遁近虜人出入內地貨利交通畧無禁限邊將苟幸旦夕悉置不問猶之抱虎熟寢爲憂方大目前諸邊豈敢謂宴然無事然自古邊陲無無事之日而要在得任事之臣今鎮戍環列烽火相望材官猛士棊布雲屯而調度以司道節制以巡撫總統以督臣駕馭之術周指臂之勢甚便不可謂無其人矣獨邊方郡縣之吏尚有當亟議者聞之游歷塞垣者多言各邊將領有司戰守功罪分數不明往往致悞邊事葢將領職在戰鬬或奉調遣而應援或分兵衆而

堵截此文吏之力所不能强者也有司職在封守虜未至而城堡之善治虜既至而人民之保守此文武將之令所不能行者也年來將領狡猾沿襲獘套操守守備有城堡之責既稱統兵不多推奸諉罪其總副条遊擁有重兵又皆迴翔觀望每虜來東西閃避以求免損軍之罰至于內地殘掠則曰此有司責也而有司復袖手旁觀曰吾職在收民不任兵事彼此支調竟使虜得滿欲肆志而去邊事日壞率由于此臣觀前史李廣之上谷郅都之鴈門祭彤廉范之破

烏桓禦匈奴李勣董遵誨之治并州領環慶不過一邊方守之職乃能力抗驕虜比重長城雖委任權力今昔不同而邊吏得人之明效亦自可見臣固以欲求安邊之策必當特重邊吏之選然吏事本難而邊吏則尤難吏材不易而邊材尤不易自非廣爲招延加意諮詢莫能得其人又非破格鼓舞久任練習莫能得其力宋嘗建議欲愼選仁勇之士世守邊郡兵民措置悉以委之不使輕去其郡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心力以防患雖世官之制未易舉于

令。而師其意以久任邊吏。則尚可行也。今令甲念邊臣之勞苦。督撫司道歷敘陞遷。皆必優于內地。法意甚善。而守令則未之及。嘉靖三十一年。令邊方知府比腹裏減年陞級。不易其地。其餘有司于北方舉貢監生內。減年超選。隆慶元年。大學士徐階等請沿邊府州縣掌印官。悉擇才勝邊任者補之。責以繕治城堡。團練民兵。有勞績者行取陞遷。特加優異。三年。吏部又議將薊遼山陝沿邊州縣共六十一處。有司官開列地方。特請擇才任使。而選用優擢之法。至今尚

未見備飭。今之爲邊吏者。銓授既多猥冗。人情亦不樂赴。蓋非生長邊方之人。柔脆文弱。不能耐受苦寒曉習兵事。彼且聞鼙烽而股慄。聞鳴鏑而心驚。又安望其鼓銳攖鋒。爲國扞圉哉。昔人謂以戎馬之任同諸俗吏之選。欲求濟于事誠難矣。臣以爲凡此邊地府州縣正官。及監收府倅官。該部于銓選時。宜另作一法。訪羅補授。無論進士舉貢流品。亦無拘文藝年資。但取精力強幹。膽畧出羣者。即可破格授任。仍須體訪其勞勤。寬解其文法。如能折衝保障。功跡茂著

者增秩久任一再考之後府倅州縣官郎可遞陞邊方司道以至開府總鎮俱不爲限制若此則人知功名可以自見將競見其奇又知利害切于一身不敢不殫竭其力且久歷行間熟知虜事百凡措置必中機宜可以斥遠烽候亦可以保境安民可以乘障自守亦可與將帥互爲犄角使虜望我內地如鳥之窺淵獸之窺藩雖有攫拏之心不敢狂騁庶幾邊民獲登于衽席矣然恐一時待次銓曹者未必遽堪是任又須預行各省直撫按于所屬有司察其才器堪充

遷任者。另疏舉荐。以備疏改至于北方省直督學官。仍將每年應貢諸生中遴選練熟弓馬。勇畧過人。另文起送。每處限以五六十。到京之日。禮兵二部。查照先朝選取身才不限文字事例。公同攷驗。移咨吏部量寬歷事揀選。超授邊方郡縣。查得嘉隆間。任環董邦政之起家科甲。王邦直李春艷之奮跡諸生。卽近日縉紳縫掖中。以武事擅長者。亦多有之。特患朝廷搜羅尚隘。推擇未當耳。假令當事者肯爲國悉心簡求。分布徼塞。使棫樸之彥。咸可以佐六卿。符竹之良

皆可以當一面所裨益于邊務者豈淺鮮哉伏乞

聖裁、

恭請聖明敕儒臣開書局纂輯本朝正史以垂

萬世疏　纂輯本朝正史

我、朝名公修史之奏多有此作條貫精核良所難、

又

臣嘗謂漢臣王充有言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

褒誦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至擬為國之舩車雲

雨載主德恢國奇宣示萬世與日月俱懸功至鉅也

夫史以徵往詔來垂法著誡即上古先代之書猶嘗

網絡遺墜采掇精要以弘鑒觀之益況昭代之史、

祖宗昭爲謨訓、列聖奉爲矩矱、百官遵爲法守、萬世率爲彝憲、所關係國家治體甚重、顧使冊牘未備、于編摩文獻、莫覩其彙、評斯非職禁近司筆橐者之責哉、臣考史家之法大者有二、一曰編年之體、以事繫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曰紀表志傳之體、凡君臣事跡、朝家大政、各自爲始終者是已、左馬以來代有述作、兩者並行、而宋世去我朝爲近、制度尤彪炳可考、自建隆後編年之書、謂之日曆、即所稱采百司奏對事實爲時政紀、取柱下見聞爲起居、類次而潤色

之爲日曆。修而成之爲實錄。以備史官之采擇者是已。其紀表志傳之書謂之正史。如眞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宗兩朝正史爲紀六卷。志五十五。列傳五十九。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眞宗朝。名三朝國史。爲紀十卷。志六十。列傳八十者是已。此外又有輯錄　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覽。裨帝學之書。如王曾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政體聽斷謹災省費等類爲寶訓三十卷。范祖禹撰仁皇訓典六卷。自聖孝至愛物凡三百十七條。以備邇英進讀與國史實

錄並行者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各有取義乃有
國之不可闕者洪惟　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
代而史書獨有列聖實錄藏之金匱石室似只依倣
宋世編年日曆之體但可謂之備史未可謂之正史
至于　大明會典屢修頒布凡六曹政務因革損益
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謀冊誥臣工之議論文
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司遵行之書而非
史家之體蓋本朝紀表志傳之正史經二百餘年來
學士大夫踵襲因循闕畧不講在今日似不可不亟

圖者。然斯事體固甚大，亦非有獨𠝹特起之難。何者，國家著書，自實錄會典外，玉版琅函，鏤之尚方，播在寰寓者，焜燿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名家撰次典故之書，高文竑議，可備正史采擇者，又無慮數十百種。臣本膚學，見聞寡陋，畧以耳目所覩記者言之。如實錄有聖德之總敘，寶訓皆列聖之淵猷。此外有御製文集，有聖政記，有皇明詔制及諸臣所編如大政記，昭代典則，孤樹裒談，憲章錄，鴻猷錄之類，參以三朝聖諭錄，前後北征錄，天順日錄，燕對宣召視草宸

章等錄、更加采輯藻潤、卽可以爲　列聖大紀、帝系
宗譜、有玉牒、公侯紹封有兵曹底簿、封爵考、叅以吾
學編、同姓異姓王侯內閣典銓表、及列卿表之類、更
加考訂增益、卽可以爲累朝年表制書、如一統志官
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禮、洪武禮制、明倫大典之類
諸司列布者、如宗藩軍政條例、會計錄、太倉考、漕河
圖志、海運編、太學馬政鹽法志之類、四方形勢、如廣
輿圖、九邊圖說、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炎徼紀聞、殊域
周咨錄之類、折衷以實錄會典所紀載、叅以衍義補、

名臣經濟錄疏議諸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三禮百官四夷北虜諸考述、即可以為國家諸大志、實錄中有后妃事跡、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傳、益以開國靖難功臣錄、羣志備遺錄、名臣言行錄、名臣紀、殿閣詞林記、琬琰錄、文獻備遺之類、其諸高逸學節等目、更采摭于郡國志、即可以為國史之列傳、特諸書散佚浩瀚、未經裒聚櫽括、茫無統紀、是以昭代久虛之典必須 聖明在上、力為表章整輯、然後可以苞舉藝文總、一流畧、勒成鉅編、垂著萬世、此真千載一時也、

臣愚伏思本朝得國之正功高千古卜曆之長將綿
萬禩　聖祖躬造而臨御最久　列聖纘紹而謨烈
重光以是禮樂規摹明備閎遠品式樞機精詳周愼
掞天揭日之文煥焉足述銘鍾書帛之賢不可勝載
今且二百三十年奎章玉簡傳之萬世者即在冊府
麟臺之上未得盡觀遂使　聖德鴻猷辭多散見而
無統名賢舊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所以昭聖朝之
景鑠宣國美于無疆哉此其當修者一我　皇上祗
繹舊章宮中之觀省不輟一時諸臣工恪守畫一故

事之奉行惟謹但訓錄則緘藏甚閟而卷帙太多會典則條目雖詳而謨議未具即使九重乙夜欲函讀一朝之事蹟殊覺要領之難稽百司庶府將熟究一事之初終尤苦津涯之莫竟若正史既成則世自爲編事自爲志人自爲傳一檢閱而綱條燦然指歸備具可以裨輔聰明潤色鴻業甚盛美也此其當修者二方今人文稱盛秘閣藏書故遺籍煥爛畢備宜網羅收釆綴葺穿貫以成不刊之典萬一歲月浸遠板刻湮墜卷帙散脫事跡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

其先後將至如先臣儲瓘所嘆即有立言之士起任
編摩之責政畧抵牾秉筆安據其當修者三前代野
史家乘雖可補正史之漏佚然其間多有山陬草澤
剽襲見聞曲學宵人私騁胸臆覽之若瑰異可喜而
于事實非無根據者尚賴故老之惇誨如存先哲之
月旦不爽亥豕與輇猶幸無誤竊恐耆舊漸彫後進
篤說舊籍罕傳新刻滋多未免疑信史而誤後世此
其當修者四臣竊惟諸制書及朝野傳布收藏之書
或請給于內府或斂借于士紳討日可以取具即有

事體闕佚者內府之諸曹外采之各省亦計月可以就辨惟是國之正史必以列聖實錄爲主今累朝修成及嘉靖間與近日重錄者俱尊藏　皇史宬不敢輕易請發內閣雖存副本不便傳觀若付史局卽可給筆札于蘭臺羣官僚于禁署議定規程刻期成書臣愚以爲修正史之序當以國家諸大志爲先請將郊廟禮樂律曆天文災祥五行藩封郡國與夫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藝文賦役食貨漕運鹽法屯田兵制馬政刑法河渠四夷之類量分爲二十餘目修輯成

書使朝廷之上經制典法炳然可考實爲要務志成之日即宜恭纂　列聖大紀次之則后妃及諸王公侯之表傳又次之則名臣良將循吏儒林文學高行列女之傳隨修完者即以進呈大都起于開國之初至隆慶末年而止其進讀節要之書查得洪武七年宋濂詹同等纂日曆成請更輯聖政爲分四十類自敬天以至蠻夷名曰皇明寶訓列傳實錄修完之日各有纂成寶訓近日閣臣奉旨纂訓錄類編亦分四十類始創業艱難終飭武御夷已經進呈恐尚未備

宜倣此例。推廣成書。不俟正史成日。先以奏御。恭備
九重燕閒之覽。御文華臨講日。儒臣得以執帙進讀
如此則本朝史書。諸體具備　聖祖神宗之豐功峻
德懸日月而無窮。明君良臣之鴻猷嘉謨。炳天壤而
不朽。豈非我　皇明之丕業。萬世一鉅觀哉。或疑紀
表志傳之史、　祖宗憲令、先臣條議未及、有類今之
剏起者。臣惟　聖祖注意史事。設有專官。列聖纘承。
謹修實錄。藏之匱室。亦以整齊潤飾。傳信萬年之事。
望之後來。而不謂因循至今也。今士民之家、承其先

業、尚欲論撰表章、不遺餘力、而況聖天子靈承萬年之緒、獨操制作之柄、安可更遜讓、虛此不爲乎、臣考漢明帝永平中、命班固爲大漢獨立一史、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時距漢初二百三十年。若宋代則太祖太宗兩朝一修。至眞宗合三朝一修。仁英兩朝一修。神宗後四朝一修。此皆以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証。又詞林記載大學士丘濬之議。令內閣書辦等官。抄謄累朝實錄、各一部于閣中。建一儲書之所。凡國家大事文書。悉行收貯。以備異日纂修一代全史之

用此。臣愚所見實相符合。安可謂先臣未嘗議及也
或又疑國史藏在禁閟。非人可得覩。世所得傳者。臣
然則以實錄爲禁書者非也
以爲今實錄之書。士大夫家繕寫收藏者亦不少。所
不欲傳者。止慮諸臣傳中。偶有褒貶。懼生嫌怨耳。若
列聖功德。自宜昭布寰區。誰能掩之。至于國家大政
正當使臣工察究熟習。寧須藏秘。今請書成之日。或
止以大政諸志鏤版頒示諸司。自于紀傳多留副禁
閣。其正本仍尊藏皇宬。以存焚草之意。亦未爲不可
也。臣世守史官。幸際右文之朝。仰見　皇上覃精問

學于四子六籍、歷代史要、講繹幾徧、乃先朝所未嘗有者、獨本朝正史、表章未及。方今政府名儒、皆秉如椽之筆。詞垣侍從、亦有如林之彥。昔先臣何瑭言內外百司。各有職守、惟史官獨若無事者。日受俸錢、月支廩食。在朝廷似爲虛設之官。在人臣難免素餐之愧。夫使史事無可編摩。史臣無可效勞者。猶可諉也乃茲一代鉅典。久闕不圖。草創未聞。汗青何日。伏望皇上宰察芻言、以爲可行、乞下內閣、會同禮部詳酌事宜、草具儀式、先將實錄抄謄、次議命官分局、受事

編纂期以數年之間完此鉅典于以闡　聖朝明盛之業垂千載懿鑠之觀斯亦　九廟所欣聞四海所快仰也若謂方隅未輯軍國事殷以此爲非急之務則昔晉臣王導當偏安草創之辰尚能啓立史官加意典籍豈以今文明在旦雅頌充庭在事諸臣肯出導下哉